

敦煌學

第六輯

敦煌學會編印

STUDIES ON TUN-HUANG

VOLUME VI

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-Huang

Hwa Kang, Taipei, Taiwan 1983

試論 P四九八〇及「秋吟一本」之相關寫卷

郭長城

一、前言

敦煌變文集卷六收錄了 P三六一八「秋吟一本」一卷。關於變文寫本的分類，變文集匯校者之一——王重民先生曾在其所發表的「敦煌變文研究」^①一文，作了如下的說明：「敦煌變文集凡八卷，一九五七年文學出版社出版。卷一至六收變文六十三篇，卷七收押座文及其它十二篇，卷八爲附錄，載『孝子傳』與『搜神記』。」^②「敦煌變文集根據變文的形式和內容分成兩大類：一類是講唱佛經和佛家故事的，一類是講唱我國歷史故事的。第一類又可分成三種：一是按照佛經的經文，先作通俗的講解，再用唱詞重複地解釋一遍；二是講釋迦牟尼太子出家成佛的故事；三是講佛弟子和佛教的故事。」「講佛家故事的幾篇如下：(1)『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』並序。(2)『目連變文』。……(7)『醜女緣起』。(8)『秋吟』。」而對於第一類中二、三兩種變文的內容，王氏的看法是：「上兩種，凡變文十四篇。大概是從『佛本行經』、『賢愚經』、『雜寶積經』、『百緣經』等幾部記載釋迦和佛教故事的佛經裏面演繹出來的。」根據以上對於變文分類的說明及內容的看法，敦煌變文集遂將「秋吟一本」納入了卷六的佛家故事類。此後國內外研究變文的便幾乎不再有提出異議或加以討論。然而王氏的說法是否就沒有可商之處呢？這是本文寫作的動機之一。

另外，S五五七二和 P四九八〇兩個寫卷，無論內容、體裁都與「秋吟一本」相類似，幾乎可以說是姐妹作。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S五五七二題爲「三冬雪詩」，P四九八〇題爲「勸人布施文」。事實上，二者是同一內容的複抄本，不宜有兩個擬題的。而且題爲「詩」、「文」也與其體裁本身不相符合。又敦煌變文集未能收錄這兩個寫卷，應該可以說是一項缺憾。因爲這兩卷和「秋吟一本」的關係相當密切，有助於我們對此類相關寫卷的了解。因此將這兩個寫卷提出介紹說明當屬必要，這是本文寫作的動機之二。

最後要附帶說明的是，由於 S五五七二過於殘闕，因此在校錄及引用說明時均以 P四九八〇爲主，這是本文標題所以使用 P四九八〇的緣故。又本文的撰寫，多蒙潘師石禪的指導，和文字方面的校正；與及王三慶老師的幫忙與鼓勵，於此謹致衷心之感謝。

二、P四九八〇卷校錄

沙門云言：如來典句，蓋不虛熱。令護命於九旬，遣加提於一月。是以共邀流輩，同出精藍。諷寶偈於長街，□□懷於碧砌。希忝（添）忍服，望濟寒衣。他時貌座，上答酬恩。此日軒墻，略呈雅韻。念菩薩

- 1.遠辭蕭寺來相謁，惣把哀腸軒砌說；
一迴吟了一傷心，一遍言時一氣咽。
- 2.話苦辛，申懇切，數個師僧門砌烈（列）；
只爲全無一事衣，如何御被三冬雪。
- 3.或秋深，嚴凝月，蕭寺寒風聲切切；
囊中青媿（緡）一个無，身上故衣千處結。
- 4.最傷情，難申說，杖笠三冬皆惣闕（案：同闕）；
寒窓冷溜一無衣，如何御被三冬雪。
- 5.被蟬聲，耳邊聒，講席絆縈身又闕；
大業鴻名都未成，裸躰衣單難可說。
- 6.座更闌（闌），燈殘滅，討義尋文愁萬結；
抱膝爐前火一星，如何御被三冬雪。
- 7.師僧家，資（滋）味別，不解經營無計設；
一夏安居奈苑中，三秋遠詣英聰哲。
- 8.律藏中，分明說，親許加提一個月；
若不今朝到此來，如何御被三冬雪。
- 9.命同人，相提篋，惣向朱門陳懇切；
不是三冬惣沒衣，誰能向此談揚說。
- 10.恨嚴凝，兼臘月，卽是多寒且無熱；
怕怖憂煎將告來，垂慈御被三冬雪。
- 11.詣英聰，訪賢哲，貯望仁慈相允察；
退故慳生惠與僧，交將御被三冬雪。

12. 尊夫人，也相謁，敬佛敬僧人盡說；
背子衫裙百種衣，施交御被三冬雪。
13. 諸郎君，不要說，記愛打傍兼出熱；
酒沾墨汙損傷衣，施僧御被三冬雪。
14. 小娘子，騁二八，花下花前避炎熱；
萬般新好汗沾衣，施交御被三冬雪。
15. 阿孩子，怜心切，滿篋名衣皆羅烈（列）。
儻要延年養北堂，施交御被三冬雪。
16. 苦再三，軒砌說，未沐恩光難告別；
迴身點檢篋箱中，施交御被三冬雪。側吟
17. 秋風忽爾入僧局。又被蟬聲叫數鳴；
故國未期愁悄悄，鄉關思處淚盈盈。
18. 寒衣未於无支擬，便覺秋風意不停；
結□共吟花院側，遂將肝膽一時傾。
19. 當星月，護舍生，恰到秋深愴客情；
雨漏再尋金口教，紅衢親許謁人時。
20. 千般瑣細增前說，三種微言砌伴（畔）呈；
退故憊生箱棒出，願同山嶽與滄溟。
次下側也 平吟
21. 卅歲離家如幻化，不樂聚沙騎竹馬；
幸因雪嶺得爲僧，寒衣佛勅千門化。
22. 三多月，九旬罷，謾戒金園僧結夏；
賞勞施設律留文，三衣佛勅千門化。
23. 久吟經，坐深夜，蟋蟀哀鳴吟砌下；
□蟬早響詣珠（朱）門，三衣佛勅千門化。
24. 靚碧天，珠露洒，顆顆珠（枝）頭蜜（密）懸掛；
月冷風高〔□〕漸濃，三衣佛勅千門化。

25. 鴈來親，鷺去也，獨對孤燈歎福寡；
暫掩茅房下翠微，三衣佛勅千門化。
26. 戀煙羅，不欲捨，只爲殿霜彫葉下；
秋來未有御寒衣，加提佛勅千門化。
27. 入王城，扳長者，願鑿野僧相懇話；
不因五利佛留文，縉徒爭敢千門化。
28. 雖是僧，性閑假（暇），唯有炎涼未免也；
除非證果離胞胎，這迴不向千門化。側吟
29. 佛留明教許加提，受利千門正是時；
兩兩共吟金口偈，三三同演梵音聲。
30. 暫離峯頂巡朱戶，略出雲房下翠微；
送福吟經今日至，願開恩惠賞加提。（原文至此完）

案：數字爲筆者所加。S五五七二過於殘闕，而文字並無差異，故僅提出作參考，不另作校錄。又「秋吟一本」，敦煌變文集除一二處小訛外，其餘校錄頗精，讀者可以覆按，此處不再贅錄。

三、P四九八〇及「秋吟一本」諸卷本事

P四九八〇等卷實與僧徒的戒律有關。於律藏中，有所謂「安居」和「求施加提」等戒律行事。這在藏經的律部、律疏等經典中都有很詳細的說明和規定。茲僅節引其中兩卷文字如下：

一、律部四分律卷第三十七 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

安居捷度

爾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六羣比丘於一切時春夏冬人間遊行。時夏月天暴雨，水大漲，漂失衣鉢坐具針筒，踏殺生草木。時諸居士見，皆共譏諷：「沙門釋子不知慙愧，踏殺生草木。外自稱言：『我知正法。』如是何有正法？於一切時春夏冬人間遊行……踏殺生草木，斷他命根。諸外道法尙三月安居，此諸釋子而於一切時……斷他命根。至於蟲鳥，尙有巢窟止住處，沙門釋子一切時……斷他命根。」時諸比丘

聞，其中有少欲知足行頭陀樂學戒知慚愧者，呵責六羣比丘言：「汝云何於一切時…
…蹈殺草木。諸居士於草木中有命根想，令居士譏謙故得罪耶。」時諸比丘往世尊所，
頭面禮佛足，在一面坐。以此因緣具白世尊。世尊爾時以此因緣集比丘僧，以無數
方便呵責六羣比丘：「汝所爲非！非威儀，非淨行，非沙門法，非隨順行，所不應爲。
云何六羣比丘，於一切時……蹈殺生草木。居士於草木有命根想，譏謙故，令居士
得罪。」以無數方便呵責六羣比丘已。告諸比丘：「汝不應於一切時春夏冬人間遊行，
從今已去，聽諸比丘三月夏安居。」^③

這是說明「安居」戒律由來的。「秋吟一本」中所吟的「無蟲之地旣行，有草之堦豈往。
。」「堦前有草何曾涉，路上無蟲始敢行。」「九旬讚咀（頌）眞文，□□安居爲上。」
「禁足九旬緣物命（命），□□三月（案：變文集誤作□旨）爲含靈。」等，以及 P 四九八〇
所吟的「一夏安居柰苑中。」「三冬月，九旬罷，謨戒金園僧結夏。」等，都是與「安居」
戒律有關的。

二、律部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羯恥那衣事一卷 大唐三藏義淨奉制譯

爾時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時有眾多苾芻在自來城。三月坐雨安居已，各持
衣鉢，詣世尊所。路逢泥雨，困於暑熱，野草割身，遍皆流汗。漸次遊行，至室羅筏
城。時諸苾芻安置衣鉢。洗足已，至世尊處，頂禮雙足，在一面坐。世尊常法，見客
苾芻來，共相慰問：「汝於何處安居而來至此。」自言：「世尊，我等於自來城，三
月安居已，而來至此。」問言：「汝等在彼安居，於三月中，得安樂住不？乞求飲食，
不難得不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，我等三月安樂而住，飲食不難。我等從彼擎持衣鉢，
所經道路，泥雨艱辛，身形疲頓，漸來至此。」世尊聞已，作如是念：「我諸弟子雨
安居竟，人間遊行，擎持衣鉢，路逢泥雨，極遭辛苦，形體疲頓。我今宜可令諸苾芻，
得安樂住，並諸施主福增長故。聽諸苾芻張羯恥那衣。張此衣時，有五勝利：一、
無過十日犯。二、無過一月犯。三、無過經宿離衣犯。四、唯著上下二衣，得人間遊
行。五、得隨意多畜長衣。復有五種饒益：一、得別眾食。二、得數數食。三、俗家
不請，得往受食。四、得隨意多求衣。五、始從八月半，至正月半時，經五個月所得
財物，皆是羯恥那衣利養。」^④

這是說明「求施加提」戒律的由來及其功德的。苾芻就是比丘，羯恥那衣就是加提，也

作迦提，或迦締那等，都是「功德衣」的異譯。「秋吟一本」所吟的「願開恩惠賞迦提。」「更能惠施迦提，□□□般福利。」「將身何事立墻庭，幸遇秋吟五利時。」等，以及 P 四九八〇所吟的「律藏中，分明說，親許加提一個月。」「不因五利佛留文，繼徒爭敢千門化。」「佛留明教許加提，受利千門正是時。」等，都是與求乞加提有關。

由以上所引二文及說明，可以得知 P 四九八〇等諸卷，實際上就是僧徒們於三月夏安居之後，外出求乞加提時所吟誦的一種唱本。P 四九八〇及 S 五五七二都沒有原題，但是從這兩卷同文複抄的現象來看，絕不是偶然的。想必是當時僧徒們吟唱時所習用的範本。而 P 三六一八原題作「秋吟一本」更足以證明其為唱本無疑。

又 S 五五七二另有尾題云：「顯德叁年十月六日乙卯歲次八月二日書記之耳。」（案：顯德叁年為後周太祖三年，西元九五六年。）可以做為此類戒律施行及唱本流傳時代的參考。

四、P 四九八〇與講經文之關係

「秋吟一本」被收錄在敦煌變文集卷六的講唱佛經和佛家故事類變文中，這是由於它的體裁與講經文相同的緣故。如果我們將 P 四九八〇與變文中的講經文加以比較，當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的體裁有更相近的共通性。

孫楷第先生撰「唐代俗講軌範與其本之體裁」^⑤。將講唱經文分作五門。其中「吟詞」一門，有所謂「長偈」、「短偈」二類，茲節引如下：

今所見維摩詰經講唱文，其中短偈，大抵皆是七言八句，近於七律。其句法整齊，絕無新變。長偈則不然。其體或一律七言；或三言兩句後，繼以七言三句（此三言兩句相當於七絕之第一句，此體在長偈中多連用之）。或三言兩句後，繼以七言七句（此三言兩句，相當於七律之第一句，此體在長偈中多不連用）。其句法與短偈較，變化頗多。^⑥

P 四九八〇所吟的，正是孫氏所謂三言兩句後，繼之以七言三句類的長偈。敦煌變文集所收講經變文中，此類長偈頗多，茲僅舉「維摩經講經文」持世菩薩第二卷中，帝釋所吟長偈為例：

側：

1. 菩薩慈悲莫疑慮，禪堂寂靜無依怙；
修行直感動天宮，入定伏得龍乘虎。
2. 我今來，蒙法雨，塵勞已滅心開悟；
報答何酬說法恩，師兄收取天宮女。
3. 出天門，下雲路，來時不捧法珍寶；
得禮慈悲大法王，師兄收取天宮女。
4. 解歌音，能律呂，簫韶直得陰雲布；
日夜交伊暖法堂，師兄收取天宮女。
5. 巧裁縫，能繡補，刺成盤鳳須甘雨；
个个能裝百納衣，師兄收取天宮女。
6. 會人心，巧言語，爭忍空交卻迴去；
禪堂驅使好祇承，師兄收取天宮女。
7. 貌如花，禮如素，似雪如花花又語；
堪作禪堂學法人，師兄收取天宮女。
8. 我今時固下天來，爲見師兄禪坐開；
得禮高人忻百度，喜瞻菩薩喜千迴。
9. 蒙宣法味令齋解，又休談揚決乘懷；
酬答並無法異物，惟將天女作賚排。
- 10.—13. (中略)
14. 陳百種，獻千迴，爲感師兄說法開；
一萬二千天上女，莫辭收取唱將來。⑦

這一長偈自第 1 首至 7 首，都是以「師兄收取天宮女」句結束。與 P 四九八〇自第 21 首至 28 首，皆以「××佛勅千門化」句結束的情形，可說完全相同。並且同爲三言兩句，七言三句的形式，由此可見二者在體裁方面應是屬於同一類的。所不同的是 P 四九八〇沒有一般講經文常使用的催經偈文（如上引維摩講經文長偈第 8 首至 14 首），這或許是吟唱的場所以及內容不同的緣故吧。

又孫氏文中曾論及的「平吟」「側吟」等標注，也見於 P 四九八〇中（16 首下注「側吟

」，20首下注「次下側也」、「平吟」，28首下注「側吟」。更足以證明此卷與講經文的共通性。

五、P四九八〇與「秋吟一本」之異同

在前言中，曾提到P四九八〇與「秋吟一本」有密切的關係，二者的對比有助於同類相關寫卷的了解。現在既證明了P四九八〇具有與變文相同的體裁，以下當進一步的說明它與「秋吟一本」的關係，同時反映出敦煌變文集未能收錄的缺憾。

P四九八〇與「秋吟一本」都是以求乞加提為內容的唱本，已如前述。然而在文體語彙的表現方面，則頗有異同。P四九八〇全部使用長偈，標注使用「平吟」、「側吟」，文字的運用都與釋氏語彙有關等；「秋吟一本」則全部使用短偈，標注使用「吟」、「斷」，文字的運用則頗雜我國史志典故，如田文、石崇等，這是二者顯著不同的地方。至於相似的情形，則比比皆是。如二者同以口語寫成，白文部分都使用駢語等，又文句方面也有很多相似處——如「秋吟」的「共邀流輩，各結同人。」「□寶（案：變文集誤作讚）偈於朱門，諷金言於碧砌者。」「願開恩惠賞迦提。」等，即同於P四九六〇的「是以共邀流輩，……。」「諷寶偈於長街，□□懷於碧砌。」「願開恩惠賞加提。」其餘相似的地方還很多，不勝枚舉。茲再檢一個實例以作證明：

P四九八〇自第1首至10首中，偶數諸首都是以「××御被三冬雪」句結束，單數諸首則否。而第11首至16首卻每首均以該句結束。據個人臆測，這也許是自第11首起，吟唱者逐一向不同的對象（施主）求乞，節奏緊促的緣故所致。這些對象計包括英聰賢哲者，以及尊夫人、諸郎君、小娘子、阿孩子等。「秋吟一本」則使用短偈，自「伏惟某官，清同秋水，行比春蘭」起，即逐一以短偈向各個對象吟唱求乞。或者讚美施主具有三從四德，或者誇獎對方文武雙修等等，可惜的是所誇讚的對象，除上引的「伏維某官」外，都適逢湮損處，未能確知為何人。若依P四九八〇所吟，則應屬於這位「某官」的家眷無疑。

其次，二者既同以求施加提為主，卻於文句中充滿了對故國的思戀，以及悲秋的情懷，P三六一八甚且以「秋吟」為題，豈不是一項耐人尋味的問題。然而二者之間的關係，也由此更多了一個顯明的例證。

六、結 論

綜合以上所述，對於「秋吟一本」的內容可以有更明確的認識，王重民等將之歸於佛家故事類而未能加以解釋，實在是值得商議的。而 P 四九八〇諸卷的發現，除了有助於「秋吟一本」的了解外，更證明了此類相關寫卷與變文中講經文有相當的關係。同時，對於變文集未能予以收錄，也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。然而最重要的是這一類的寫卷，在變文的研究中，又提供了一條新的線索，那就是變文不但只在寺院宣講，它也有沿街吟唱的；內容方面除了講佛經和非佛經故事外，更有關於修行戒律的，凡此種種都是有待於進一步探測與研究的。

附 註

- ① 見敦煌變文論輯第一八七頁（臺北石門圖書公司印行，七十年十二月初版）。
- ② 同上，第二三〇頁附註①。
- ③ 佛教大藏經第二十九冊八三六頁（臺北市佛教書局編輯，六十七年三月出版）。
- ④ 同上，第三十三冊七六七頁～七六八頁。
- ⑤ 同註①，第四十三頁。
- ⑥ 同上，第六十六頁～六十七頁。
- ⑦ 北京光字九四號，敦煌變文集六二八頁。

敦煌學 第六輯

編輯者：中國文化大學
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

出版者：中國文化大學
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出版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